

在文学馆
听讲座

Z A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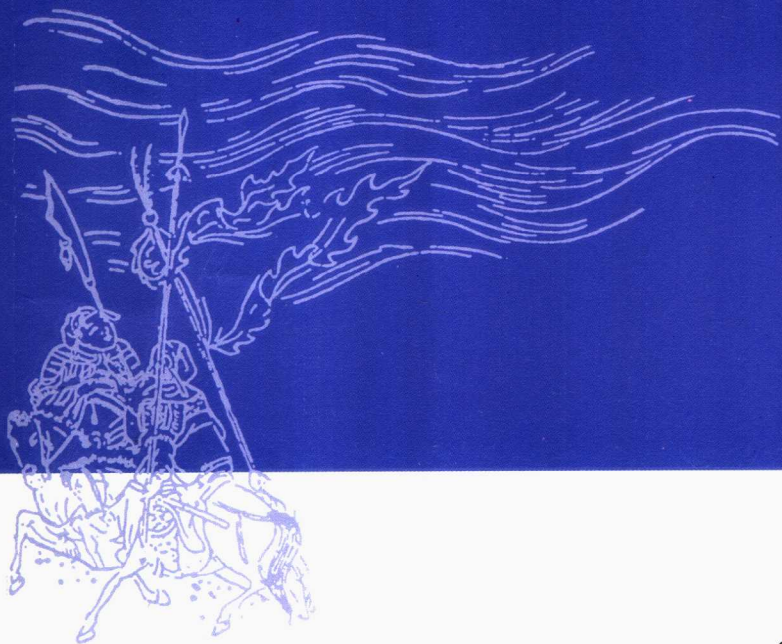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编 傅光明

插

图

本

品读 水浒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编 傅光明

在文学馆
听讲座

插图本

品读 水浒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插图本品读水浒传 / 傅光明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1

(在文学馆听讲座丛书)

ISBN 7-80713-065-2

I. 插... II. 傅... III. 《水浒》评论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407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封面设计 宋晓明

版式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8 印张 67 幅图 15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水浒传》的现代品读 (代序)

傅光明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对一部文学作品，尤其经典名著，会有各自不同的读解。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读解，也会发生改变。我小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水浒传》，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晁盖、宋江，而是林冲和武松，觉得他们是真正行侠仗义的绿林英豪，对鲁智深和李逵也颇有好感，还曾想过要拜个师傅，学几手猫脚功。现在，当然不是不喜欢读，但理解上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对“智取生辰纲”从没质疑，现在仔细一想，几位好汉确实并未用此劫富济贫，而是哥几个私分了；对李逵大斧子过处，噼里啪啦，人头落地，只觉得血腥得过瘾，从未觉得其刀下鬼是否无辜；对潘金莲也是觉得她是毒害亲夫的蛇蝎淫妇，最后被挖出心肝，是罪有应得的因果报应，绝不会想到什么女性正常的生命欲望；对“逼上梁山”的好汉，也是长大以后才深入分析过，许多人的被“逼上梁山”并不都是林冲式的，而是有多种类型；宋江窝窝囊囊，却靠玩弄权术，篡夺了水泊梁山的



最高领导权，最后成为接受朝廷招安的投降派，根本就没在脑子里对他闪过“忠义”的念头，等等。特别是今天，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传》表现的主题不是过去常说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实际上是“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所以，对像《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有必要重新进行现代品读。正是本着这样一个初衷，文学馆继请红学家们新解《红楼梦》之后，又将研究《水浒传》的学者们请来，用现代观点品读《水浒传》。

对于宋江，不知道一般的读者是否考察过，历史上确有其人。听专家一点拨就会知晓，最早的一个水浒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奸臣蔡京、高俅、童贯当权，许多忠义之士被“逼上梁山”，结成以宋江为领袖的三十六人一伙儿，劫富济贫。这三十六条绿林英雄，横行一时，无人能敌。朝廷只得招安，命他们去征讨方腊。宋江因征方腊有功，做到节度使。《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对宋江的英雄传奇也有提及。到后来街谈巷议，使水浒故事盛传各处，原先的三十六小伙儿，也变成了一百单八将。可见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是《水浒传》的远祖，正如胡适所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末年（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但历史上的宋江，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这样解释：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像侯会先生在《水浒传成书之谜》中讲到的，《水浒传》之所以不愧称之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在于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忠实记录，它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宋江起义之前、之后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描述。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史诗的壮丽恢弘。如果我们像侯会先生一样有心，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小说里描写的宋江起义，以及中国古代惟一次大的水军——洞庭湖起义，把这三种资料放在一块儿来比一比，就可知道小说里的描写是更接近历史上的宋江，

还是更接近洞庭湖钟相、杨么的起义。

所以，在侯会先生看来，《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在创作过程当中，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传》作者以极大的启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都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么样的？刘世德先生讲得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他特别提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区别，这显示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艺术功力的天壤之别。因此，必须肯定，《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累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

书中的十篇演讲各有侧重，各有特色，涉及《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宋江的性格与功过、“逼上梁山”人物解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水浒”与“江湖”、《水浒传》与水浒戏、《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从“生辰纲”的下落重评《水浒传》等。

《水浒传》故事本身是从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可对于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历来毁誉参半，主要焦点集中对他接受朝廷招安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农民领袖，还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是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张俊先生的演讲也是立此存照以备考。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母大虫顾大嫂；四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夫人贾氏；还有贞烈的林娘子。从中当然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



至于《水浒传》的文学魅力自不必赘言，明代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在第三回总评中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见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仅以贯华堂刻《水浒传》第二十八回金圣叹点评为例，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近来提出要重新“解毒”《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认为《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而在江湖的游民的身上，又有着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里太多糟粕的东西，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我想，其实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看待、理解，以悲悯的人文关怀的态度人性地来品读。

有古人说：“不读《水浒》，则不知天下之奇！”读读这本书，绝对可以使读者在身临现场般的聆听之中，享受一种捷径的猎奇。

2004年8月18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水浒传》的现代品读（代序）	傅光明	1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刘世德	1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侯会	23
《水浒传》与水浒戏	刘荫柏	45
话说及时雨宋江	张俊	67
“逼上梁山”人物解析	段启明	87
《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徐江	109
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	周先慎	139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	王学泰	161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周思源	195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石昌渝	227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刘世德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大家欢迎。刘先生还有好几个学术头衔，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在文学馆听讲座”继举办大型专题系列演讲“新解《红楼梦》”之后，将从今天这一讲开始，请国内研究《水浒》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品读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都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么样的？下面就请刘世德先生演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刘世德：

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雨，大家还赶来听我的讲演，我在这里首先



对大家表示感谢。

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这个题目比较枯燥，它是一个系列讲座的开幕式，精彩的主要是在后面，我这儿主要是抛砖引玉吧。我写了一个讲稿，当然我尽可能脱离开讲稿来讲，有时候不得不念，不得不读，这一点请大家原谅。我主要是讲《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由作者还附带讲到了时代的问题，究竟《水浒传》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另外，我还要着重讲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下来的作品，还是一个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产物？

《水浒传》的作者

先讲作者。作者和作品是分不开的，所以现在要从时代问题谈起。《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是个别的明代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原因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地提出来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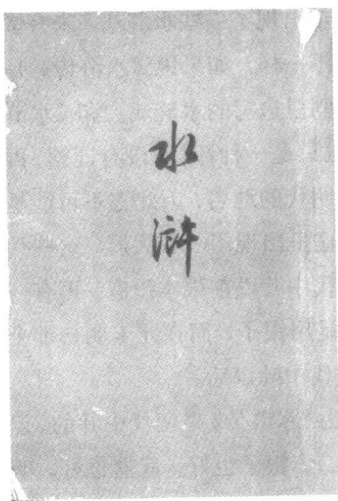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现在非常流行的，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它只是一种分析，并

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们认为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水浒戏，朱有燉写的。但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燉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会和《水浒传》不一样？所以加以怀疑。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书里面出现了一些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这里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种情况，说《水浒传》里边写了大家是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用银子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根据以上这几种情况，这些学者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它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本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词，譬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的人在后来修改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说服力不强。另外，有一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这是根据一些明朝人的文字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书面上的记载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作者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下面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这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面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第一页一定有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它们这上头就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罗贯中“编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水浒传》。作者署名仅“施耐庵”。

“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实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它确实确实是施耐庵写的；“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前面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很漂亮，但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

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现在普遍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施耐庵是主要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剥夺施耐庵的著作权；第二，不能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几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可能有的听众会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施耐

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钱塘施耐庵”。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杭州名人太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是江苏省，一个兴化，一个大丰，来抢施耐庵。这是怎么回事呢？兴化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文物。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是他建的墓。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的墓，这不能作为他的籍贯的凭证。我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何必非要和大丰来争施耐庵？你们这个墓现在就已经定为文物了，本身已经够了。另外，你兴化名人很多，郑板桥啊什么的都是你们兴化的，何必去争一个施耐庵呢。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不怎么宣传这个事情了。

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归大丰了，所以现在他们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那个家谱上“耐庵”两个字是旁边加上去的，墓志铭上出现的那个人名跟施耐庵毫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是江苏大丰人，当然也不可能是江苏兴化人。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浙江杭州，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写到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而他写别的省，什么山东、河南，很多地理都是错乱的。在封建社会，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没有错误。我在浙江

大学有一个教授朋友，他跟我有通信关系，他给我的信封上总是写着“道古桥某某寄”，而我在《水浒传》里发现了有道古桥这个地名。就是这么一个小地名，《水浒传》上都有，说明施耐庵对浙江对杭州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说他是钱塘人是很可信的。

那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是明代以前的。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由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簿》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百分之百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就是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有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是根据的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跟《录鬼簿》类似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吴梅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面讲施耐庵就是施惠。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在《续录鬼簿》上我们找到了施惠，根据《续录鬼簿》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关于施惠，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作者问题大致就是这样。

下面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能不能够成立，我也没有公开写专门的文章来谈。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作品，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都有很多人写了这些东西，是逐渐积累下来的。这个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用素材作依据的，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布料到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光是这样子只是一种推测，只是一种空谈。必须得举例子来加以说明，才能有说服力。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先讲林冲，我们知道林冲在《水浒传》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出场最早的。另外，《水浒传》这部书描写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一点在梁山的英雄身上，谁体现的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充分、最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他这些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水浒传》里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些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关于林冲的。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

惜上头，我们要承认，它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它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型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

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在《水浒传》里是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志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吃饭、喝酒、互相谈话。《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描写。而关于阎婆惜和宋江，就有这方面的描写，尤其是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这表明了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怒火中烧再发展到手起刀落，就把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另外，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很平凡的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非常好。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靠着阎婆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持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阎婆最后看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的心还是在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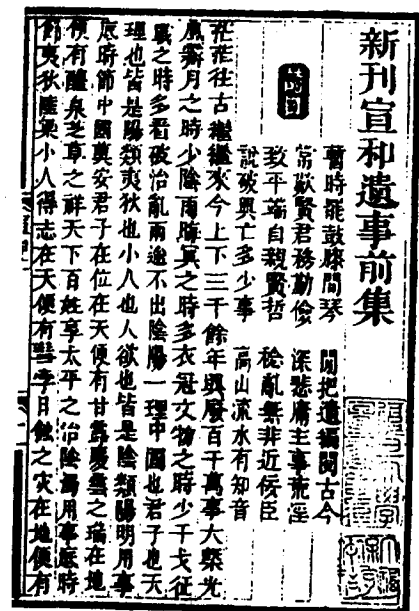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要做两个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

士礼居丛书本《新刊宣和遗事》。

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遗事》里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儿。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剧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宋江一上场，有一个上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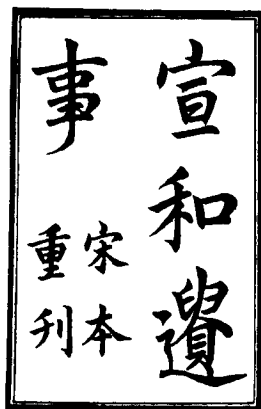


9



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差不多，大同小异。大家听一听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幼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坛，一脚把蜡烛坛给踢翻了；蜡烛坛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了多少人，他没说。烧死了人，他就逃走，逃走了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

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



宋本重刊《宣和遗事》。